

华艺廊 编

贺建國 水彩作品集

贺建国水彩作品

TRAVELING IN A PICTORIAL WORLD
HE JIANGUO WATERCOLOUR WORKS

贺中游

贺建国水彩作品

TRAVELING IN A PICTORIAL WORLD
HE JIANGUO WATERCOLOUR WORKS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中游：贺建国水彩作品 / 华艺廊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218-06821-3

I. ①画… II. ①华… III. ①水彩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2866号

画中游——贺建国水彩作品

华艺廊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金炳亮

责任编辑：蚁燕芬 刘晓菁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ISBN 978-7-218-06821-3

开 本：889mm×1194mm 1/12

印 张：14.5 字数：40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1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编 委 会：李亦非 古树安 张向东 刘 刚 许习文 王野夫

主 编：李亦非

执行主编：张向东

执行编辑：李 萍 周 遵

艺术总监：刘 刚

策 展 人：张向东

展览组织：李 萍 董文峰 周 遵 李嘉瑜 殷 鹏

CONTENTS | 目录

序 / 秦征	3
水色流变谱心曲 寻来天趣铸华章 / 徐希媚	4
肌理入画 意趣盎然 / 刘树杞	9
水彩心语 / 贺建国	13
水彩画作品	15
其他作品	129
图版索引	159
艺术简历	166

罗中立
贺建国水彩作品
TRAVELING IN A PICTORIAL WORLD
HE JIANGUO WATERCOLOUR WORKS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序

画者多辛苦，常做万里行，岱岳一揽众山小，细雨骑驴过剑门。

贺建国教授从艺半生，至诚至真，不慕虚名，只求变通。几十年摩顶放踵，沥血呕心——纸上水彩起烟云，掌中画笔泼彩虹。点点苔痕，屋漏痕，大漠秋高，冷月寒星。千山古寺密林中，又飞雪迎春。不尽长江流日夜，园柳变鸣禽……

行修则悟，悟则变，变则新。唯艺术语言独创，肌理天成。或问奥秘何在？坦言“真师在我”。心有灵犀一点，妙造有无中。

秦征

(本文作者系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书记、天津美术家协会主席、油画家)

水色流变谱心曲 寻来天趣铸华章

徐希媚

一、个展引起震动

2002年初春，我国著名水彩画家、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贺建国的水彩画展如一枝独秀在津门画苑盎然绽放，亭亭玉立，令人久久驻足，举目惊绝，油然陶醉，意蕴无穷，盛况空前。

走在展厅里，人们宛如身临千姿百态的大自然中。一股股清新甜美的空气和着那透碧的清泉、晶莹的雪树、瑰丽的云霞、朦胧的月色、宁静的雪野和那“花趣”的美丽芳香扑面而来。人们心醉神迷于那些似曾熟悉、却非此似彼的自然肌理在画面间神奇而生动的艺术表现。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水色交融、千变万化之间，在一种不可知的运动状态中，艺术家能适时把握住绝佳的表现契机，在无序中寻求意象的萌发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于是，一种全新的创作境界、形式，一种前所未有新奇的绘画语言传达出了超越物象之外的自然生命之美：那山体大地被日月沧桑磨砺得难以言状的斑驳，那雨、雾、霜、雪杜撰的梦幻般的晶莹，那些乱得自然、乱中有序的丛林呈现出一种未受惊扰的原生之态，那些随心所欲开放着的美丽花朵呈现出的率真、野性和神奇的肌理给这一切都添加了丰富、深刻、隽永，肌理的神韵为画面平添了几分细腻、几分神秘、几分朦胧。顿时，心脾被清新怡人、高雅纯净的气息浸透，魂魄被梦幻般的诗情浪漫，整个人的身心都陶醉在贺建国水彩画的艺术魅力之中。

一番冲动陶醉之后，人们静下心来分析品味贺建国的水彩画为何令人激动不已、挥之不去。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召开的“贺建国水彩画研讨会”气氛空前热烈。与会者认为：画展之所以引起震动是因为作者的博学多才、勤奋探索。成就卓著的贺先生的每一幅作品都采用了不相同的方法，体现了不雷同的美质，表现出不凡的艺术追求。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何家英赞贺教授水彩画技法四十年探索研究成就斐然，感叹于只有把情感、诗意和技巧融合在一起方能达到这种用手笔描绘断然不可企及的艺术效果。有人评价贺建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借水色流变表达主观情感的创作境界，其意义深远，具有新、纯、奇、幻的审美特质，对中国水彩画的革新进步有着不可抹杀的贡献。有人认定：贺建国所创新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已经达到了诗意的抒发和哲理的蕴涵，完全可以与国际水彩画艺术堪比。人们感佩于贺建国始终如一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追求，认为这才是他的绘画作品感人至深、魅力无穷之根本。正如贺建国自己所言：“我的水彩画实质上是精神和物质的凝聚，是感情与形式的融合。在无数次的探寻体验中，当一种长久埋藏于我心底的歌突然找到一种借以声扬的表达方式时，那摄人心魄的艺术便喷薄诞生了。”是的，如果不是先有了他“心底的歌”，便不会有他对那些表现肌理和表现技法的苦苦寻求，也便不会有今日的成功。

二、走上艺术之旅

2002年贺建国水彩画展是他几十年笔耕不辍的艺术探索、创新、实验积淀而成的一粒粒珍珠，被穿成了一串串珍贵的珠佩，在那耀眼的光华背后刻写着艰辛的“艺术长征”的历程。

1940年，贺建国出生于文化底蕴颇为深厚的河北省保定蠡县。他幼时最初的美术熏陶是来自那些走街串户、在农家的小炕桌上铺下纸墨写字作画的民间画家。幼年的贺建国羡慕这些画家的成就及给农家人带来的愉悦和欢欣，从此他最喜欢做的事便是趴在炕头上涂鸦。16岁来到天津求学的贺建国被当时他的老师、中国有名的水彩画家李锐祥先生的一幅水彩人物画迷得神魂颠倒。是大师成功作品的魅力决定了他毕生的艺术选择和追求。他深深地被水彩画绚丽的色彩、高雅清新的格调、水色淋漓的诗意图所吸引、陶醉。几年之后，刚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贺建国便成功地拿出了他的人物画作《女孩》。戏剧般巧合的是，这幅作品恰与他所仰慕的大师李锐祥先生的作品《老人》发表在同一册《水彩画临本》之中。收编在同一册书中的还有著名水彩画家哈定、肖淑芳、古元等人的作品。从此，贺建国的作品总会令人刮目相看。后来，他又有幸与王颂余、孙克纲等国画大师合作，共同构思、起草、绘制完成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中国画作《导洪穿运》、《机舟航雁道》、《银滩百里》等在全国影响颇深，成为当时中国美术作品的时代象征。与国画大师们的合作使他深深地体味了中国绘画古朴高雅的笔墨情趣，淋漓潇洒的东方神韵和超凡脱俗的意象造型。在努力地汲取中国传统绘画精华的同时，他也在暗暗地开始打造自己心目中“中国式的水彩画”了。

三、从再现到表现

在艺术的“长征”之路上摸爬滚打着走过来的贺建国深谙绘画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才从沉重的实用性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现代艺术家应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自觉地注重体现艺术自身的价值，强调自我意识，追求心灵的自然流露。他绝不满足于停留在对自然和人文物象的简单再现，从注重再现到注重表现成为他近年来进行技法探索的重要思路。无论是教学还是绘画作品他都更多地强调了主观意识，甚至超越了时空界限，淡化了具体形象，向着提高水彩画的艺术品位和精神价值，实现自我超越之路努力奋进。他在天津美术学院留校执教的四十余年里，一直认真研究，笔耕不辍。他曾先后出版了《水粉画技法》、《水彩风景写生》、《水粉画教学》、《色彩学》、《水彩画技法新探》等专著。退休以后列项著述出版的还有《丙烯画技法新探》、《花卉静物写生》、《风景写生》等著作。他的一大批绘画作品也伴随着他对绘画技法的实验和创新应运而生。他的多幅优秀画作在全国美展、亚细亚国际水彩画展中备受关注，并多次获奖，水彩画、水粉画均被收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里程碑式的记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贺建国便开始试验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即完全摆脱写生稿的约束，根据头脑中的意象、构思的要求，利用水彩画工具材料可能产生的各种偶然效果去寻求一切表达的可能性。他的那幅苍茫弥漫的飞雪笼罩河畔树林的《飞雪迎春》在第七届全国水彩画展上引起关注。观者迷惑于那飞雪的迷漫、朦胧是用何种技法表现？那树干枝条迎风摇摆的动态又如何与飞雪交织相融得那般和谐

自然？真是非得一番彻骨寒，哪有飞雪迎春到啊！这幅作品乃贺建国教授冒着长白山的风雪严寒，揣着随时寻找偶然的实验信心，采用冰雪融化法、人工降水法和水色外溢法于偶然效果之中寻必然成功之契机的结果，真乃天趣人意、匠心独运啊！那最初的作品《晨曦》又是别有一番趣韵。但见曲曲盘绕、纵横交织的虬枝营造了一方人迹罕至的神秘氛围。晨光艰难地穿越树隙，仍想穿透湖面，却只留下了雾色的一片朦胧。这时，树隙间光的斑驳，湖面上影的浮动，与湖畔边小木船上几只刚被晨光吻醒的水鸟构成了一种安谧、灵动而和谐的韵致，宛如一首悠扬委婉的森林晨曲。这就是贺建国所向往追寻的一片宁静清幽，所要表达的一种对大自然流畅天籁的感受和情感宣泄吧！他的另一幅在全国美展被誉为佳作的《啊，神女峰》也是按照他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完成的一幅力作，作品恢弘的气势和浑厚灵动的气韵先声夺人。看得出，画家对画面总体气势和气韵及色彩的把握完全是在主观感受的基础上的“得意忘形”。那呈现在画面间的山体、云霭、水色、天光、树丛、游轮仿佛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被进行了一番概括、提炼和加工。于是，一种“大象无形”般的简约生动、丰富单纯呈现而出。云中有山、山中有云，那于缥缈的云雾间时隐若现的神女峰充满了动感的魅力，瑰丽神奇、变幻无穷。贺建国的水彩画借印象派和中国画的审美意象实现了从具象到意象，由“再现”向“表现”的融合创造，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绘画风格。

四、偶然引发的探索

“我对艺术的理解始终是既困惑又倍加重视，诠释艺术的定义是很难很难的。”贺建国教授一声叹息似的告诉我，他在艺术探寻之路上走得相当执著，因而艰辛。天才其实是不存在的，艺术家最可贵的便是真诚和执著。艺术是时代生活的印迹，现代人的审美必定也应该是变化的、多元的。绘画语言也不该是一成不变的。“多年来想画冰雪，想画黄河，但是苦于没有招儿。老词显得苍白无力，还是‘偶然’帮了我的大忙……”贺教授十分激动地向我介绍了一段他将偶然的肌理视为拓展水彩画表现手段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的故事：“当我揭开那块偶然飞落到未干画面上的塑料薄膜时，画面上出现了奇妙的景象：那被沾出的点点斑迹似远山的丛林，虚虚实实浑然有致，完全打破了我原有的构想。那和谐的色彩竟也像一幅精心设计的色彩构成。这种神奇的天趣不正是所有的画家梦寐以求的吗？”不大善于表达的艺术家这时兴奋地挥动着他的手臂。贺建国从此便与“肌理效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如醉如痴地研究过沉淀、对印、撒盐、涂蜡等方法。他从科仁斯利用种种抽象的斑迹激发想象力中受到启发；又从达·芬奇对“朦胧事物”的研究利用中借鉴经验；他还从中国传统绘画随意命笔、取势造型、天趣为妙的神韵之中追寻“以一当十”的艺术感染力。他更是不懈地认真观察各种自然形态的图案肌理和色彩变化，经常发现和捕捉生活之中的种种偶然所产生的不同物质的不同肌理效果。他在他的专著《水彩画技法新探》中断言：“肌理作为一种视觉的基本语言形式，同色彩线条一样，具有造型和表达情感的两种功能，在具象表现中，可再现物体丰富多变的视觉特征，具有意想不到的造型效果；在抽象表现中以新奇、自然的天机妙趣和节奏

变幻与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的追求契合成为一种感情的符号。肌理将成为拓展水彩画表现手段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好一个“新的增长点”！这新鲜大胆的理论（经过实验证明了的理论）无疑对中国水彩画、乃至世界水彩画技法都是一次大胆的革新和推进，也是对中外传统技法勇敢的超越和挑战。当然这与某些纯玩肌理游戏，或运用抽象肌理故弄玄虚，其实自己并不知所云的所谓“家、派”们有着本质和原则上的区别。我们从贺建国的大量优秀作品之中便可读到他借用这一“新的增长点”所宣泄出的真挚、丰富、美丽、绵长的浪漫情感和上乘的艺术表现。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以特殊肌理作为主要绘画语言表现的《山丘》是一幅浑然大气、色彩和质体表达都极为厚重丰富的力作。但见画面间那巨大的山体——单纯的灰褐色，是肌理的反复刻印将山体摧残得苍苍楚楚、斑斑驳驳。山石的纹理起伏层叠、错落落落，仿佛一经历沧桑岁月的老人在蹈海翻江般地将那沉积已久的历史陈说。前景的石崖要苍润得多，那山体上一簇簇、一朵朵色彩丰富，错落有致，变化交融，像花、像树、又似云朵……在两山体中间腾腾滚动的云雾欲隔又似隔不开这一前一后古老和现代两重山。肌理语言的《山丘》就是这般朦朦胧胧、欲说还休地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和情感的自由驰骋。

画贵自然，一幅《春来花满枝》完全是巧妙地利用了颜料可能自然发生出的图像形态进行绘画创意所完成。在一片晶莹通透的冰雪崖岸之上，一簇又一簇绽满枝头的“霜花”在自由地、无束地，却又是井然有序地循着自己的路径开放着。绝没有人为的杜撰，彼此间却恭谦礼让，充满和谐……鬼斧神工般的自然韵致所引发人的联想已经涨出了画面空间之外。是啊，繁茂的雪霜过后，春天还会远吗？在这里，手绘的痕迹虽被隐匿了起来，而情感的释放却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载体。你不得不认可肌理入画的形式并承认它对传统用笔方法的延伸与变革。

贺建国用特殊的对印法所创造的肌理语言在《大地无声》中更生动地表现了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沙漠化迹象。一望无际的沙丘，色彩单调，但形象的肌理在不断变化，同类色在单一的节奏之中不断变幻，沙漠戈壁显示了一种特有的纯厚和多姿的苍凉。那大漠撕露着伤痕累累的胸膛，无声地向上苍控诉着它的悲哀和无奈。画面上生命的绿色几乎被吞蚀殆尽，被挤向了大地最后的边缘……久久伫立在巨幅画作前，你会感受到画家内心涌动的忧患。相信所有有良知感的灵魂都会被触动，会忏悔人类曾经的过错，在决心为地球的明天做些什么。《大地无声》曾在第五届全国水彩画、粉画展和贺建国个人画展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和震动。

五、流动的乐章

学者型的画家贺建国曾研究过素描、油画、国画和水粉，但仍以钟爱水彩画为最。他的可贵在于从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中能发现独特的美来。他从大自然的变幻之中体悟到生命流动这最美的节奏形式。宇

宙中的一切无不在流动中变化，在变化中释放出生命的光彩。曾经面对气势磅礴、浪花飞溅的黄河壶口瀑布而苦于技法贫乏、束手无策的贺建国岂能甘于现状，束手就范？他始终在不停步地试验探索。他将画板翻转、颠簸、抖动，让颜色流动起来，向着不同的方向；他将水色泼洒在纸上让它们相互冲蚀、碰撞、积淀；他发现形形色色的水渍图案不断涌现，那些不可预知的意外效果在不断地显示出新的语汇和新的视觉形象。新的创造预示着可能。贺建国意象中的壶口瀑布终于像一匹匹脱了缰的野马周转回绕，奔腾咆哮着一泻千里地从他的心中冲出，贺建国的水色流动动画法终于获得了成功！那水色流动、撞击、融合呈现出了山崖、瀑布、钟乳、残垣、古树、瑰丽的霞光，大海的波涛汇合谱写出了一曲曲流动的乐章，那也是贺建国从心底流淌出的歌。

贺建国在研究水彩画的水色流动、肌理效果、空间表现和色彩构成等方面创建独到，建树尤深。他人淡如水，更爱画水。在他的画作之中江河湖海、飞瀑流泉所有难以捉摸的水的变化他都画过了，他用尽了调色盘中所有的颜色，把看似单纯的水表现得丰富多彩、韵致迥异。他带着学生外出创作写生，画着南方的水色朗润，便想到北方的风沙干旱。在一幅令人感动的作品《翡翠湖》中，他赋予了一弯几近干涸的池水以丰富生动：一眼见到底的碧绿，石的倒影、光的折射，水底的沉淀物都现透无余。然而与此截然相对的是在水潭的周围，在烈日暴晒下干巴巴、白花花、单调而乏味的岸边石，在那儿找不到一丝生命的印迹。水潭边那几只赖水而生的白色水鸟已被危机迫近。画家的用心是要人们体味：有了水才有生机，也才有了颜色的美丽。贺建国心底的歌在呼唤雨露润泽生机，他已掀起了观者心底的共鸣，也定将激起人们对水、自然和生命的心灵的歌。

对水钟爱有加的贺建国，对由水而变成的雪也同样情有独钟。已近耄耋之年，他的心仍纯净透明得像个孩子；依然深记着小时候曾经路过的一片结满了冰花的树林，蓝天辉映下的一片洁白，那是深深埋在他心底的一个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反复试验着渗化法、流动法，颜料和其他物质分子互相驱动等技法。他把寒冬的树挂，压满枝头的积雪，飞雪弥漫的雪野、树林，所有冬天的神韵都挖掘表现得淋漓尽致、丰富浪漫。身临在他的那些虚虚实实、晶莹剔透、亦真亦幻、温柔朗润、如诗如歌梦幻般的冰雪奇趣世界边上，刹然间心灵已被净化，世界也更纯洁美好。贺建国心底的歌再一次用他最美的旋律征服了人心。俄国文学家屠格涅夫说：“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说称之为自己声音的东西。”贺建国教授的作品分明让人听清了他的声音。“什么是艺术家？”凡·高曾回答：“艺术家这个词的意义是：我探索，我奋斗，我无条件地献身艺术事业。”在贺建国历经的艺术道路上，人们分明看见了他执著探索、不懈奋斗的身影。

（本文作者系电视编导、美术评论家）

肌理入画 意趣盎然

刘树杞

贺建国在绘画方面有一种韧性，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早在上大学期间的绘画基础课上，开始画的不满意时，一般同学往往换纸再画，而他却不然。哪怕是大改，甚至难以改好的画，他也会耐着十分的性子，哪怕用几倍的工夫，也要改好。尽管纸被磨得一塌糊涂，其结果总是能达到“效果满意”的目的。对此，他却非常得意。凭着这股韧劲，毕业后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期间，在他钟爱的水彩世界中创出了与众不同的蹊径——研究、探索、实践，使水彩画升华到一种更美、更幻、更高的境界。

一次在皖南的山村写生，发现流动的河水，清澈得连一米以下的石子也看得清清楚楚，游鸭摆动的红蹼也历历在目。他触景生情，决心要把这清澈的水的审美感受充分表达出来。于是，他在创作《乡情》这幅水彩画时，又作了韧性的努力。为了再现那清澈透明的视觉效果，他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但觉得用什么颜色都“灰”，都不理想。他翻阅了许多资料，综合了画倒影、波纹、反光以及水下透视、折射的表现原理，一点一点地精雕细刻，但数画其稿，都不理想，因为过分的写实处理常常会失去绘画的韵味。为此他又作了多种有别于常规的实验。一次作画时，突然发现一些显眼的色彩斑块在纸上出现了，这本来是由于纸面的粗糙、涂抹不匀、颜色沉淀造成的，看起来还有些“脏”。他凭着长期的色彩经验，经过细心调整，使水面上明亮的石块与水下的色彩形成反差。顿时那些点、块竟然转化为水下沙砾的影像了，反而使水面显得更加透明。这一发现令他兴奋不已。也正是从这种潜心探索、细心观察、不断实践中，他从偶然发现到主动运用肌理入画，使水彩产生了自然天成、意趣盎然的效果，他的作品也由此而增添了几分妙趣、几分神奇，充满着梦幻般的诗情画意。

肌理，是自然界物质存在的一种方式。人的肌肤、虎豹的斑纹、织物的脉络、木质的年轮等，它是种类繁多又有规律可循的一种纹理。经过画家“点石成金”的把握和运用，就可成为表现艺术效果的一种特殊语言。

一次他在野外写生，突然阵风袭来，一块塑料薄膜落在未干的画面上。他怕污染了画面，急忙把塑料薄膜扯开，却意外地发现画面上出现了不寻常的效果：画纸上被沾出的点点斑迹，酷似远山隐约可见的丛丛林木，虚虚实实、浑然有致。他惊喜地认为：“真是妙极了！”从这偶然的“事故”中得到了启发。从此他对这种“肌理”效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如痴如醉地研究它们，如对印法、沉淀法、撒盐法、涂蜡法……并把这些肌理效果运用在画面上的某些部位，使画面的审美趣味更加提高。

处处留心皆学问，大自然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教科书。一次在河边散步，他也留意于苔痕累累、杂色斑驳的巨石。他认真地观察那些层层叠叠的新旧苔藓所呈现出的各种绿色的系列变化：有的像云，有的像花，有的又像敦煌壁画里的图案……苔色和石纹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色彩十分丰

富，又是那么和谐，就像一幅精心设计的“色彩构成”。他感悟到，那巨石上扭曲的纹路记录着地壳生成和变动时的剧烈与悲壮；那崎岖不平的表面铭刻着风蚀水浸的沧桑岁月；那层层的苔迹陈述着一幕幕的春华秋实，一次次的酷暑寒冬……那附着在石壁上的茸茸绿苔，正是以顽强和韧性为本，才生生不息——就是这些斑驳的肌理，凝聚了大自然节奏的变幻，默默吟唱着无言的歌……

自然肌理是显示物体表象特征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它很早就为中外画家所关注。但是怎样使其转化为艺术语言，其实是一极其古老而又现代的画题。因而他查阅了中外一些画家运用肌理的有关文献。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三杰”之一的达·芬奇在他的画论中提醒人们：“时时驻足凝视污墙、火焰余烬、云彩、污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于你并不困难，只要思索得当，你确能收获奇妙的思想。思想一被刺激，所有种种新发明，比如人兽战争的场面，各种风景构图，以及妖魔鬼怪之类的骇人事物。这都是因为思想受到朦胧事物的刺激，而能有所发明……”（引自《西方画论辑要》第122页）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中国画论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宋人画论中宋迪有云：“画当得天趣为妙，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既久，绢素见破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思，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景皆天成，不类人为，是谓活笔。”清代沈宗骞在其所著《芥舟学画编》中说：“有论张继素于败壁，观壁上斑剥映出继素，隐若山水林木，高下疏密，以意会之，急以土笔约定，亦取势之活法也。”也对此法给以推介。

这些转化为艺术语言的话题，说明画者在形象审美活动中，其自身经验一旦被某种视觉信号所激活，想象力就可以发挥不可低估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是艺术能以简约的形式再现和表现复杂的客观世界，产生“以一当十”的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吧！

长期以来，中外艺术家利用肌理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提高了艺术的审美作用。由于它的多变性、模糊性、丰富性、细微性等往往使得作者难以用传统习惯的造型方法把握和运用。在艺术实践中它虽为许多画家所关注、体察和运用，大都处于局部或偶然的一种感性认识阶段，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也有待深化。

贺建国经过十几年对肌理的认识和研究，在数以百计绘画上的大量探索和实践，有了很多体会。他认为：首先应该把肌理作为绘画艺术的造型语言，它应和绘画中的点、线、面，明暗和色彩一样，起到描绘揭示事物本质、满足人们审美要求、表达作者的情感作用。

他分析肌理，认为它存在于物体的某种“面”上，是通过面来展现的。他不是一般的面，而是一种从二维平面的角度对事物宏观形态的总体观视，这与绘画作品的二维特征更为接近。

他说：当人们用放大镜观察一片树叶的时候，树叶的叶脉组织纹路呈现出肌理；当人们从远

处观察树林时，根本看不清一片片树叶的具体形状，只能笼统地观察到各种不同树种由阔叶、针叶、对生、互生等不同生长状态所构成的各种肌理状态；当人们观看远山山坡上的山石或森林植被时，一棵棵树，一块块石山的轮廓模糊到不能一一分辨的时候，植被和山崖的断面会呈现出不同的肌理；当人们从宇宙空间来观察地球，所看到的是山脉、平原、湖泊、海洋所形成的不同肌理……绘画的图形无大小，现实中大的东西可以缩小，小的东西也可以放大，大与小是靠人们恒常记忆来理解的。

肌理是由不同的色彩对比体现出来的，但同一肌理可以调换不同的色彩，并不从属于色彩的特定范畴。肌理有时以线状的形式构成（局部或整体），镶嵌画实际上是用不同物质材料制作但也不同于以描绘物体视像边缘线的造型方式，而侧重于平面组合的一种总体效果，将不同样态的肌理单元并置起来，利用感觉上的差别显示不同的形状结构，是拼贴、镶嵌艺术所常用的表现手法。镶嵌画实际上是用不同物质材料制作出来的肌理构成。

他还认为，强调肌理的造型价值，是因为它有其他绘画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在人的视觉形象认知过程中，点、线、面、形体、色彩、肌理都是画家通过大脑神经系统的记忆、思维、想象、整合变形作用互为补充的。

他在总结肌理的具体作用时说：“在具象表现中，可再现物体丰富多变的视觉特征，以至能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具有意想不到的造型效果；在抽象表现中，以新奇、自然的天机妙趣、节奏变幻与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的追求契合，成为一种感情寄托符号。”

他创作的《初雪》是一幅描绘冬日刚刚降临，溪水还清澈、老树仍然伸展着细枝的一场雪景。那岸边及露出水面的岩石都笼罩在一层茸茸的白雪之中，水的晶莹、雪的洁白和干苍的树形成鲜明的对比，而那些映衬主体的树则以细密、淡雅而朦胧的影像充实了画面，整幅作品显得层次鲜明而不单薄，气氛清冷而不萧索，给人以清爽而又意趣盎然的感受。画中的老干苍枝、细条碎影的层次、表现出生命运动的节奏，是作者运用肌理的造型手段完成的一幅佳作。

《山丘》（此画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描绘了形态各异的山丘、千岩竞秀的盛大场面。它们各自袒露出坚硬的实体，都身披蒙茸、饱经沧桑、气势磅礴，似在奔突。而它们那些原有的斑斓色彩又都隐在云蒸露浴中了。画面威武而幽深，像是一首波澜壮阔、节奏鲜明又气势恢弘的乐章。此画山丘上参差多变的沟痕、丘背上负载的似树丛、似茅草、似云絮、似花斑的蒙茸，是运用肌理变化完成的。它与中国画的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效果像自然天成，真实地表现了这雄浑的场面。

《大地无声》是以连绵起伏的黛色山峦为背景，以一望无际干涸断裂的沙岩为主体，呈现出大自然惨遭蹂躏、河流日益干枯的景象。那横七竖八的沙层，像是大地在哀鸣，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悲戚感情，这也是画家通过它们发出沉重的叹息。这种干涸断裂沙岩、不规则的分布全然是运用肌理